

程维功系列小说三部曲

空

着的

坟

墓

程维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0193927

程维功系列小说三部曲

# 空 着的 坟墓

太白文艺出版社

程维功 著

程维功系列小说

三部曲

KONG ZHOU DE FEN MU  
空着的坟墓

程维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维功系列小说三部曲/程维功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

ISBN 7-80680-388-2

I.程... II.程... III.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8030 号

**程维功系列小说三部曲**

**空着的坟墓**

程维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700×1000 毫米 16 开本 60 印张 12 插页 750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80680-388-2/I·279

总定价:84.00 元(本册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610000)



**程维功** 1941年6月出生  
于陕西省韩城市，干过  
农业，当过工人，做过医  
生，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  
《寂寞的荒沙滩》。中篇小  
说《黑女》、《朗梦驿》分  
别获第一届、第二届“杜  
鹏程文学奖”小说奖。  
《流金岁月》获“人民文  
学杂志——三个代表的忠  
实实践者报告文学征文”  
优秀奖。现为陕西省作协  
会员，韩城市作协主席。

# 内 容

---

## 简NEIRONG介

**这是一场新旧思维,新旧观念的激烈冲突;这也是一幅官场腐败,官员堕落的真实图画;这同样是一曲唱给那些冤死者,屈死者的凄美挽歌。**

一群刚出校门的青年,他们不断地产生出新思想,新观念,新举动,他们敢打敢拼,敢想敢做。他们的出现,对那一股盘踞多年的旧势力,形成了严重威胁。旧势力思想僵化,不思进取,作风败坏,胡作非为。新旧之间的矛盾冲突一触即发:

书记忘恩负义,寻花问柳,悬崖边上杀发妻;支书一手遮天,颠倒黑白,昏黄灯下生毒计;歹毒淫荡妇,巧计陷阱,黑树林中血雨飞;热血青年,敢拼敢撞,头破血流也无悔;靓丽女子,遭人陷害,香消玉殒无影迹……

小说内涵深刻,发人深思,故事激荡人心,让人欲罢不能。

蜿蜒的峰河水，顺着漫长曲折的峰川奔流而下，在县城的东南面入黄河。逆流而上近半百里，有一个近千人的大队——上龙大队。它是峰源公社最大的一个大队，由上龙、龙南、龙北三个自然村组成。

峰河发源于峰山，千山万壑中的涓涓细流在上游的峰源村汇聚成浩浩荡荡的峰河，奔流不息。峰源公社以此而得名。

公社就设在河道比较开阔的龙北村。龙南与龙北相对峙，依山傍水。河道上游，有一青石桥连接南北。自龙北沿河而上，拐一个弯，上一段S形缓坡，上龙村就在沿河的山坳里。

这一段河谷狭窄，山势陡峭，水流湍急，急流直冲“飞瀑石”，天然地形成个一丈多宽，三、四丈高的碧玉般洁白的瀑布，像一块圣洁的天幕永葆人间。

飞瀑跃入水深莫测的大龙潭，声如天鼓轰鸣，惊心聒耳。

水出龙潭，河床加宽，峰河又像一个刚出山的窈窕淑女，轻移莲步，万般柔情，尽情把她那珠玉般的浪花闪耀。两岸是大片肥美的良田，麦浪滚滚，黍盈谷甸，一年两料不歇。这儿是上龙大队的主要产粮基地，也是峰源公社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走上峰川南山主峰，密林深处现出一座古代遗留的庙宇，这是望云寺。站在峰巅环眺，周围重峦叠嶂，丛林茂密。正值八月盈秋，野果琳琅满目，幽香扑鼻。天好像离你不远，云雾在身边缭绕，你会有飘飘欲仙的感觉。

峰川北峰，是一溜红沙崖，只有稀疏的灌木丛生。它的北麓，有中国第二大河——黄河在奔流。夜阑人静，你会听到那被缚的雄狮般的低吼，又好似古代死于横荒的鬼魅为大禹唱着一首亘古的歌……

魏峰和毕霞走捷径回家，他们走到望云寺下的一块草坪上停下来，魏峰展望家乡，心情激荡，不禁轻“啊”一声。十多年来，他大部分时间在学校，理想插上了翅膀，从小他就听“乐呵呵”大爷说过，峰山脉气好，上龙非出人才不可，他向往成为大爷说的“人才”，漫长的人生的锤炼使他懂得这只不过是遐想。“祖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他在毕业志愿表上填上了“回乡务农”四个字，就毅然决然回来了，他默念着：家乡啊！我非把你建设得美美不可。

回来了，家乡的一草一木他都熟悉，似乎又觉得有些陌生。

毕霞走了一段山路，出了一身汗，她坐在铺盖卷上休息，见魏峰高瞻远瞩，知道他又在想未来了，便打趣说：“魏峰，将来你当上了农业专家，上北京见毛主席，到处参观访问，小车来小车去的，到那时候怕就认不得咱这‘黑五类’了吧！”

“毕霞，”魏峰嗔怪地说，“你为什么老这样想，周总理不是说过‘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吗？你在学校已争取入了团，在农村我们只要诚心诚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把一颗红心献给新农村，我想贫、下中农会谅解你的。”

毕霞低下头，心头又掠过一丝“失望”的阴影，但转念一想，或许会像魏峰说的那样，心头又唤起一线新的希望，她望着魏峰那刚毅而亲切的脸说：“峰，在学校你帮我入了团，到农村你也一定要帮助我，贫下中农有什么反映，你一定及时告诉我哟。”

“那还用说，”魏峰的情绪一下子爽朗起来，仰望天空：阳光和煦，秋清气爽，天高云淡。一对对燕子比翼高飞，忽而穿入云霄，忽而箭矢般掠过林梢；两只花蝴蝶从他们面前飞过，翻飞在万花丛中。

魏峰用肘碰了下毕霞说：“看！多好呀！”

毕霞白了他一眼，会意地笑了。她掏出铅笔和画夹，凝望了一会儿就画起来了。

魏峰怕打扰她，走开去，待他捉了一只蝴蝶回来，毕霞就画好了，递给他看。他忙放飞蝴蝶，端着画夹凝视着——对边是望不到顶的半壁“望云峰”，山崖陡峭，青松倒悬，一对燕子飞驰而过；近景是一片草坪，几丛劲草红花，两只蝴蝶翩翩起舞；画的右下角是行囊的一部分，一个醒目的写着“红军不怕远征难”字样的黄布包放在旁边……

魏峰笑着说：“你画到咱们脚下来了。”随即取出笔，顶着下唇沉思片刻，“嗖嗖”地在左下角题了一首诗：“勇攀青天碧，猛穿山林密，腾空常比翼，苦乐永相随。”写毕递给毕霞。

毕霞吟咏了两遍，嫣然一笑，满意地向他点点头，然后在画的右上角竖着写上“草坪速写”四个字，小心翼翼地把它收藏好。

山间林中，传来一阵粗犷优美的歌声：“看破红尘早收心哎，莫在人间苦呻吟哎，住着野味尝不尽哎，天外仙山快乐人哎……”

“听！乐呵呵大爷又在唱了，”毕霞侧耳聆听，喃喃地说，“这支歌不知听过多少遍了，每一次上山都听他唱，真是不解其意。”

“是的，怪好听的，耐人寻味，也许是他近百年的生活感受吧！”魏峰凝神谛听。

顺着歌声传来的方向，山坡林中走出一个膀阔腰圆，体魄健壮的老人，红得发亮的大脸上满腮胡须，虽已年过古稀，却须发乌黑，采药爬坡气不喘，心不跳，戴一顶半新的窄边帽，身穿粗布白衬衫，腰带扎得紧梆梆，外着一件深蓝对襟旧夹袄，敞着怀。黑裤子，深口黄胶鞋，裤腿下口套在袜筒内。提一把短柄镢斧，拎一个半满的麻袋。

魏峰和毕霞老远就喊：“乐呵呵大爷，来吧，歇会儿呀！”

“噢！来啦。”随着应声，一只黑狗率先从林子内蹿出来，跑到他们的跟前嗅



他们的裤角。毕霞吓得直往后躲。

魏峰说：“别怕，这是乐呵呵大爷的狗，名叫黑豹，可灵啦。”说着，他从兜内掏出块馍扔给它，它嘴往前一伸，就从空中把馍叼走了。然后蹲在他面前咀嚼着给他摇尾巴。魏峰拍着黑豹的头对毕霞说，“黑豹记性特好，你喂过它一次，它将永远记住你了。”

“是吗？”毕霞说着，也掏出馍喂黑豹，黑豹果然也对她摇尾巴，不过她不敢摸黑豹的头，只伸出右手怯怯的“哦！哦！”地轻声唤它，黑豹温顺地把嘴巴伸过来，她又害怕地缩回手，“咯咯”笑个不停，黑豹眨巴眨巴眼睛，疑惑地失望地看看她，一屁股蹲下地，尾巴也停止了摆动。

乐呵呵大爷敏捷地穿过桦木林来到草坪上，笑着说：“噢！是二位秀才回来了，怎么还带着铺盖卷，放假了？”

“毕业了，再不去了，”魏峰回答，边说边接下乐呵呵大爷肩上的药口袋。

“那好哇！”乐呵呵大爷刚站稳，就学《朝阳沟》戏内栓保的唱段：“咱们俩都有个共同志愿，立志做新农民有志青年……”那标准的河南腔“河南梆子”把魏峰和毕霞笑得前俯后仰。唱毕，他装出严肃的腔调说，“怕咱这上龙村不是‘朝阳沟’，留不住魏峰和毕霞，在这里镀一年金就远走高飞罗！”

“不！不走了！大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扎根开花新农村，广阔天地炼红心’”魏峰流利地说出两句顺口溜。

“太好了！太好了！”乐呵呵大爷全不费思索地回道，“山窝出了金凤凰，凤凰展翅向远方，难得凤凰回山来，穷山沟变为富天堂。”

逗得魏峰和毕霞又是一阵大笑。

毕霞说：“大爷，你真是名不虚传的民间老艺人。”

西边天际，蓦然涌过团团乌云，一下子把太阳裹了去，霎时，天暗下来。乐呵呵大爷看看天说：“快走！暴雨来了。”

于是三人各自收拾行李，毕霞家在山下的龙南村，她向乐呵呵大爷告别，又对魏峰说：“明天在家等我，咱们一同到公社去办团关系。”

“哎！记着哩！”魏峰把自己的小黄包和铺盖卷给乐呵呵大爷，拉过药袋扛上肩，问：“大爷，啥药这么沉？”

“猪苓，”乐呵呵大爷说，“今天运气好，碰上一窝猪苓。”

稀疏的雨滴已簌簌地滴洒下来，他们加快脚步向回走。

毕霞下了一段山坡，路经柏树巨坟场，这是一个比较平坦的山坳，坟茔林立，古柏参天，给人一种阴森冷怕的感觉，她望了一眼南崖根下奶奶孤零零的坟茔，不禁鼻头一酸，流下泪来，她真想去奶奶坟头痛哭一场，但无情的雨一阵紧似一阵向她袭来，她不得不让眼泪合着雨水淌着向家跑去。

乐呵呵大爷的小石屋里奇珍异宝琳琅满目：有金色的瓜蒌；头身俱全的党参；离奇古怪的山瓜；还有许许多多叫不上名字的根根草草……

靠门口的墙上挂一管摩挲得红亮亮的竹箫和一管棕黄色短笛；桌子上立着大大小小擦拭得灿黄锃亮的唢呐。桌后墙上还挂着三弦、板胡、二胡等。听人说，乐呵呵大爷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还有未卜先知之明，他快乐的笛声飞扬，准有福音降临；若听见他低沉悲哀的箫音，一准是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

魏峰问：“大爷，这箫多少年了？”

“比我小十八岁。”

“那你？”

“哈哈，”乐呵呵大爷笑着说，“小哩！小哩！过了年才满八十岁。”

从乐呵呵大爷健壮的体魄和他那爽朗的笑声里，魏峰感到了生命的无限力量。他怂恿说：“大爷，吹一曲吧！”

乐呵呵大爷洗了手，给他和魏峰各倒了一杯水。喝了几口水，取下竹笛，用脸熨了熨笛膜，然后横笛闭目，努嘴鼓腮，立即有一曲高亢嘹亮、悠扬婉转、激越欢快的歌曲从那不足尺长的短笛内飞出来，穿越茫茫雨雾，在山谷里回荡。羔羊在嬉戏；龙虎在追逐；魏峰的心也像兔子般蹦跳起来。他双手合十，眼盯着那神奇的笛管，随时准备欢呼雀跃。

吹罢笛子又品箫，那低沉哀婉的箫音，像从人心底流淌出来的饱含情思的小溪；犹如躺在母亲怀里倾听温柔的低诉；又似枕边情人低低的呜咽……带着雨的湿润，风的凄凉，花的馨香，在山林里回旋萦绕。鸟息了吵闹；林停了喧嚣；老天哭得最伤心，把细细的雨丝密匝匝洒将下来——峰河大声嚎啕……

这箫音也勾起了魏峰心里点什么？是思念，是爱怜……说不清道不明，他哑吧着嘴唇嚼着音乐的甜蜜，以至大爷停了吹他还觉得余音袅袅，沉醉在音乐的氤氲内。

待他蓦然醒悟，大爷已经起身，准备收场，他忙拽住他的衣襟把他按在石凳上，双手捧过水碗让他喝，又急忙取来唢呐塞在大爷手里，大爷拍拍他的头，笑眯眯说：“崽娃子，你比我师父还厉害，都不让爷缓口气吗？”

“大爷，你师父一定是专家教授吧？”

“才不是哩，”乐呵呵大爷呷了口水，放下碗，用大手抹了把嘴说，“我师父斗大的字不识一升，一本本大戏的打、拉、弹、唱、对白全靠脑子记，他姓白，大家称他白师父，师父背得几十本大戏：《西厢记》《铡美案》《薛刚反唐》……排起戏来，各种角色济济一堂，他站在中间从头到尾演独角戏，逢到大花脸，大爷站起来，两手半弯在腰间，两足扎好架式，清了清嗓子，‘王朝——马汉哎——一声叫！’把那戏棚都吼热了，逢到旦角，他右手叉腰，左掌抵腮，歪着头边扭边娇声娇气唱，‘玉堂春离了洪洞县……’”魏峰不做声只是“吃吃”笑。

乐呵呵大爷觉出来了，稍显窘态，收了戏姿说：“笑话大爷了？”他又重坐到石凳上说，“白师父教戏挺严，五天记不下戏词或学不会唱腔者扇你两个耳光，骂声‘笨熊，回家戳牛尻子去！’这就把你开除啦！”

“乐队也是他教他指挥吗？”魏峰仰着脸问。

“那还用问，全才！真正的全把式。”大爷点燃一锅旱烟吧嗒吧嗒抽了两口，右手晃着对魏峰说，“我给你说，吹、拉、弹、打、小鼓、铜锣、小镲、鼓乐齐鸣，他一下子就能听出来是哪种乐器走了音，跑了调，三次指教改不掉的，准摔了你的乐器。”

“那你刚才吹的那些曲儿也是他指教的了？”

“嗯！是的，是的，”有什么事勾起了大爷的回忆，他忽而眼圈有些发红，语调悲凉地说，“后来，不兴唱老戏了，白师失了业，他又下不了苦，人也老了，孤身一人，显得很凄凉，于是来找我，我们就在这小石屋住下，凭采药、打猎将就过活。每天晚上，他睡在炕上一遍一遍唱他那些老戏文，唱得津津有味，有时还泪流满面——刘彦昌哭得两泪汪……我说，白师，忘掉你那些老古董吧，现在不兴那一套了，他说，老习惯改不掉啦，每晚不唱一段就睡不着嘛，再说，嗯……再说，我想总有一天老戏还会上台的。他落泪了。他到底没等着。我想也学乐器，于是他就给我教。他肚里那些曲儿呀，真多！我真服啦。”

“大爷，白师那些曲儿你全继承下来了？”

“哪能呢！”大爷不无惋惜地说，“我自认记性不好，又不懂乐理，能全记下吗？再说，这几年破四旧，又经常不练，倒忘了不少呢！”

“哎呀！”魏峰觉得非常惋惜，问：“大爷，那些曲牌名称该记着吧？”

“这娃，”乐呵呵大爷在鞋底上磕了两下烟灰，“盘根究底地问，想咋？”

魏峰笑了。“想拜你为师！”

“不行！”大爷半愤怒半取笑地说，“怕你将来要了饭，这七成龟子八成戏，人最看不起，你学它干啥，快趁年轻奔前程吧！”

“不对！”魏峰争辩说，“旧社会这么说，新社会却称你们为民间老艺人，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挖掘和继承民间艺术呢。”

“去去去！”乐呵呵大爷抖动下巴说，“还给大爷上政治课！”看看窗外，天已近黄昏，雨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停了，他拍拍魏峰的背说，“快回去吧！你奶奶一定等急了。”

魏峰意犹未尽，恋恋不舍地似乎还想问什么。沉思片刻说：“大爷，改日再来请教！”说着告别而去。

## 二

夜幕刚降临，吴家大院的汽灯就发亮了，把个五分大的院子照的通明透亮，周围的天空也被染红了一大片。

院子北边是三孔大石窑，西边是五间新瓦房，南边靠东是深门道的走马门楼，紧挨门楼西边是三间伙房屋，高高的烟囱穿出屋顶直插天空，显得有点与众不同。

伙房门前临时放了三个四面风炉子，炉子燃得正旺，大蒸笼内蒸腾的热气“丝丝”地从缝隙内往出冒，散发出诱人的肉菜香味。

院子内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吴家大院今天为什么这么热闹？原来这吴老太有个独生儿子叫吴尚仁，取了个媳妇叫白牡丹，结婚三、四年了，这牡丹肚子不大，奶头不举，急得吴老太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焚香拜佛，求神问卜不济事；看说法，避邪气，搬了门前认为是“白虎”的石磨子也没有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可是个严重问题。吴老太当年迟迟不生养，出尽了洋象，好容易借种得了个儿子，到儿子手里再无儿无女，不让人叫绝户吗！

这白牡丹生得粉脸柳眉，水蛇腰，刁钻奸淫，比吴老太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吴老太卖X，不论美丑只讲个“钱”字。到白牡丹手里升了级，专攀有权的，谁上了台她都能缠住你，舔、粘、拉、卖，伎俩多端，不怕你不下水不上钩。人们送她绰号“白花蛇”。

吴老太盼孙心切，把儿媳妇放的顶宽，屋里人来人往从不过问。按理儿说，这牡丹也该是猫是狗生一个，可不知是野草、糜子、谷种出了啥问题？还是谷种撒到了石板上？耕耘播种者纷纭，只种无收——白板。

各种法子使过无效后，吴老太不得不再请教高人——先抱养别人个女儿，说不定就接着“扑通扑通”生个不停气。今日设宴就是抱女儿进门，过弥月呢。

过事走客本来都在白天，可那些不要脸却要面子的白天蔫黑了欢的角儿又不肯在光天化日之下露面。这你就不难理解今夜如此的蹊跷了。

人陆续来着，尚仁埋头担水，看火，抱柴等。掌事自有他那自家排行老大的堂兄吴尚德。吴尚德四十多岁年纪，在队里当队长，外号“盼人穷”，为何此名？还须稍费口舌。还是引用老古董士道老汉的解释：“宋朝有个奸贼叫潘仁美，心狠手辣，残害忠良，尚德比他厉害十分，能做拜把兄弟，叫潘仁琼，妙哉！”那些没读过四书五经的平民百姓，把中国的同音字念白了，于是就叫成“盼人穷”，虽非士道本意，倒也名副其实。

“盼人穷”在人们思想内形成深刻印象，还有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那年春天在河滩植树造林，林业局的一位下乡干部问敢明：“同志，你们的队长是哪位？”敢明用下巴指指尚德说：“就那位！”“队长姓啥？”敢明眨巴眨巴眼睛，瞅瞅尚德说：“姓潘。”

那干部不明真象上前去就叫：“潘队长！”吴尚德面红耳赤，羞愧难当，想发作又不能，停了半晌才说：“我姓吴不姓潘。”

敢明、东升一伙暗笑不迭，从此，这个绰号便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永不磨灭。

你看，他正急急火火从东窑内走出来，不料从“天”上掉下两个人来，一人按住他一个肩膀，他抬头一看，原来是代支书黑娃和治安主任陈虎从窑背上跳下来。

“哎!”“盼人穷”故作惊讶地问:“怎么窑背上有路?”

“嘿呀!”阮黑娃把右手一摆说,“这个这个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噢!”盼人穷对着阮黑娃把小眼“呼啦呼啦”眨了眨说:“没看出,阮支书还会侃两句臭文。”

“老兄,说话注意点,”陈虎拍拍盼人穷的肩膀说,“这是鲁迅名言,污蔑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可要受无产阶级专政呢!”

“是是是,”盼人穷眯着眼说,“我忘了,阮支书带着‘专政工具’,一会儿多灌你们二位几两猫尿就是了。”

陈虎拧盼人穷的耳朵,个子低没够着,反被盼人穷掀转身扭着胳膊在脖颈窝扇了一巴掌,笑骂到:“还不乖乖,一会儿让你尿也喝不上。”

四面风炉那儿,长富眯着一只眼正在唾沫星子乱溅地给一帮青年娃说:“这个我们部队上那蒸笼呀,这么高!”他站起来抬手比划着。“抽屉式,从上到下,抽一屉熟的,换一屉生的,一茬换完,马上从顶上又往下换,连续作业不停息!”

“那能熟吗?”敢明问。

“咋不能?你连这都不懂——笼里的馍先从上边熟。”

西屋里,几个妇女正围着牡丹闹,云芝说:“牡丹嫂,听说娃过弥月,把老两口耍一耍,明年就能生娃呢!”

“要得要得!”风竹和几个妇女附和说,“快叫尚仁来!”

“滚!”牡丹笑骂,“你大你妈破贺(过弥月)你时还当场表演压蛋啦?”

“你还不告饶!看我把你有什么办法没?”云芝个大胳膊长,一下子把牡丹死死抱住,对风竹和其他妇女喊:“快,把尚仁拉来,来硬的!”

妇女们的笑闹声传到陈虎耳朵里,如同公狗闻到臊味儿,他从中窑内蹦出来蹿进西屋,推开门,见云芝正从后边抱着牡丹,打哈哈说:“哎哎哎!咋搞起同性恋啦?”

云芝回头瞅他一眼,对风竹使了个眼色意味深长地说:“白狗黑狗,弄上狗仔都是好狗。”

风竹会意,从后边一推,于是几个妇女七手八脚就把陈虎掀倒压在牡丹身上。

陈虎巴不得趴在牡丹身上永不起呢。别看他个儿小,还挺恶作剧——屁股一撅,把胖墩墩的风竹推了个趑趄,又扳住云芝的头在脸上亲了个响嘴。

中窑内,盼人穷和阮黑娃交头接耳,小声咕哝。

黑娃问:“这个这个,任书记怎么还没来?”

“都请过两回了。”

“一定要请到,这个这个任书记新来乍到,又是革委会的一把手,代理党委书记,一定要抓住,这个让陈虎再跑一趟。”

盼人穷立刻照办,对着西屋喊:“陈连长!陈连长!”

陈虎颠三倒四地跑出来,把一屋子的笑声都带出来了。

盼人穷对他耳语了几句,他抹了把汗就跑了。

盼人穷打发走陈虎,从窗子往伙房里瞧了瞧就溜进伙房闭上了门。“黑牡丹”金金正在剔骨头上的肉,他用膀子撞了她一下,把嘴伸过去说:“哎!”

金金瞅了他一眼,撕下一块肉,在盐盆里蘸了一下塞到他嘴里,说:“馋猫!”

“嘿!真香!”盼人穷“巴叭巴叭”咀嚼着,从腮缝挤出一句话,“和你的味道一样。”

“滚!”金金乜了他一眼说,“想死你!”

“盼人穷”冷不丁抱住她,嘴就往她脸上亲。

“死鬼!”金金使劲推开他,“看让人看见了!”心虚地看窗外,叶子就在窗台下洗碗,她戳戳他说,“看,你老婆就在跟前!”

“怕啥!谁不知道咱俩好!”

“尚德!尚德!”吴老太在外面大声喊。

“哎!”盼人穷答应着跑走了,他可是今夜唱主角的大红人,缺这少那、逢迎应酬都得他出马。

### 三

秋风把萧瑟和清凉送进了农家小院。几只耗子在偷吃倒挂在墙角的高粱穗子,发出丝丝啦啦的响声。

“索命鬼!”随着一声粗重的叫骂,一只破子(破竹篾工具)飞出来,墙角顿时安静了。车老爹站起伸了伸腰,慢悠悠踱出来,“嘎嘎嘎”吐了一阵痰,拾了破子,又踱回去坐在小方凳上编筐。

“嗡嗡嗡……”玲玲在炕上把纺车摇得飞转,嘴里轻轻哼唱:“一唱那,共产党好……”

墨水瓶做的煤油灯一晃一晃,是听得津津有味呢?还是在打着节拍……

“大伯,”魏峰推门进来,车老爹立即停下活,惊喜地说:“啊呀!峰娃啥时回来?”

“峰哥!”车老爹的独生女儿玲玲也忙跳下炕看坐倒茶招呼他。

“回来几天了,毕业了,不去了!”魏峰在桌旁坐下,“大伯,这大年纪了,闲不住呀?”

“唉!好娃哩,这些年真把窝掏空了,每年光是买高价粮就得几百元,不加点夜班行吗!”车老爹点燃一锅烟吸着问:“你有啥事?”

“没啥事,大伯,”魏峰说,“我找吴队长问句话,他正在牡丹家坐席,我顺便到你这里坐坐。”

“噢噢!西院内可不得了,屎壳郎爬上牛粪堆——乱哄哄,从昨天就人来人

往，今天哄哄了一天，晚上又续上了。哎！没办法，如今只有那号人吃得开。”说着，又坐下来编筐。

“厚脸皮，脊背都让人指烂了，还当是舞人哩！”玲玲气愤地说。

话间，门又一响，走进个四十多岁的大汉，虎背熊腰，大头圆眼，鼻胖耳肥，长一脸碴碴胡子，他就是外号叫“四狗”的刘四海，他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魏峰忙起身让座叫：“四叔。”

“四狗”往桌子那头的椅子上一蹲，眼痴痴的盯着一处不说话。

车老爹没停手里的活，瞪了他一眼说：“哼，准又和淑珍吵架了！没吃的了是不是？唉！好老弟呢，你想，你一天东跑西蹿，老婆孩子放在家里不管，他们怎么过呢？”

四狗还是不吭，从左胸的口袋内掏出根羊群烟点着吸。

车老爹接着说：“这几年你弄的钱到不少吧？县武卫班每天三元，文山武斗每天外加五元，你把钱都干了啥呀？我两个大口吃饭，可再没得给你接济了。”

玲玲给四狗倒了一杯茶，笑着说：“四叔不知把钱塞到哪个黑牛鼻孔去了。”

四狗瞪了她一眼，玲玲做了个鬼脸，跳上炕又摇转了纺车。

“嗡嗡、嗡嗡、嗡嗡——”

优雅的纺车声奋力驱赶着这压抑人心的寂静。

“四叔，这样吧，”魏峰打破沉默说，“我到家问问奶奶，有粮的话给你装点。”

“唉，真不好意思再向老妈开口了。”四狗惭愧地低下头说。

“四海呀！”车老爹又语重心长地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如今革委会成立了，武卫班早已解散了，你高低把心收起，好好过咱的穷光景，你四十开外的人了，还想咋呀！”四狗见无指望，垂头丧气地往出走，走到院里，车老爹又叫住他，“等等！”转脸对玲玲说，“把咱烙的那玉米面饼取两个让给娃拿上！唉！”他叹了一口气，“娃们遇上你这老子，真可怜！”

魏峰再坐了一会儿，也告辞出来。一路上他想：“以往每星期都回家，按说，也算没离开过农村，但是对有些事还是知道得不那么清楚，这真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呀！”

回到家里，奶奶还没睡，坐在炕上缠线线，魏峰疲惫地往炕上一躺，头枕着奶奶的腿，奶奶放下手里的线团子，抚着他的头问：“峰娃，到哪儿去了？这么晚才回来？”

“我去找队长，他在牡丹家吃席。”

“哎呀！娃呀！”奶奶惊愕地睁大眼睛说，“你没去哪儿吧？！”

“没！我听见内面的吃喝声，就退出来了。”

“那就是了，”奶奶松了口气，严肃地说，“峰娃，可贵贱不能沾那伙婊子的边儿，如今勾八勾九掌了权，咱共事共不过人家，离那些人远远的，头低下好好劳动，村里不三不四的人咱不打搅！便宜话不要听！多吃亏少占便宜！听见没？”

“嗯！”魏峰默默点头。这“农业大学”第一课，“老师”讲的与他想的截然不同呀！

吴家大院直折腾了大半夜，在人们陆续散尽时，那“呼呼”喘息的汽灯也咽了气。

“白花蛇”把“盼人穷”送到门道里，小声说：“哥，抱养了孩子，再生不下咋办呢？”

“你是死货？”盼人穷小声骂，“别夹得太紧！”说着，黑摸着捏了下她的奶子。

“白花蛇”用拳头在他腰上一戳，又在他大腿上拧了一把。临出门时又假惺惺用院子里的人刚能听到的声音说：“哥，房基地的事你在个心呀！”

“房基地的事”盼人穷当然知道指的是什么，当前，白花蛇之所以缠磨他与“房基地的事”大有关系。

原来，白花蛇想霸占玲玲家那半截北房基地蓄谋已久。本来这事很好办，只需给车老汉划个新房基，那小院子就浑撂下了，可盼人穷一想起车老汉在贫、下中农会上给他提过意见就恨气，“哼！给他划房基地太便宜他！”又想，“哼，我给你快快浑了那半截房基地，你无求于我，我还沾得了你的边吗？婊子！”

#### 四

龙南村隐蔽在茂密的绿荫之中，屋舍人影，时隐时现。清晨，雾霭还没褪尽，朝阳洒下金辉，村庄沐浴着霞光，像少女披着袅袅晨衣，显得格外秀丽。

梯形的第一层巷中，有一座坐南面北的高走马门楼，建筑虽不怎么富丽堂皇，但在这上下三条巷到也显得鹤立鸡群。门头匾上写着“相辉映”三个字，已被红卫兵打的模糊不清。

这便是毕霞家。

毕霞清早起来就洗脸梳头，把头发梳过来倒过去变了几种样式，最后仍梳成她平日飞瀑流泻的样子。末了，对着镜子左看右看，随后又拿梳子顺了顺刘海，把一撮披在前面的短发向后拢了拢。然后，放下梳子又从妆奁里拿出了“孔雀牌”香脂，从容自如地在脸上脖子上抹搽着，并不时对着镜子里的她微笑。

妈在厨房里嚷开了：“霞，你这是怎么了？在那儿捏揣什么呀？”

“来啦！妈！”她答应着，但脚还没挪窝。

毕霞妈正在煮玉米，筐子满了，等着往外抬。

九点时分魏峰来到毕霞家，一进门，正好碰上母女两人把煮好的一大筐玉米往外抬，他叫了声“三婶”，二话没说，一把抱起筐送到指定地点。毕霞妈望着这健壮、潇洒、眉清目秀的小伙子，一种怜爱之心油然而生。

这怜爱之心早就有之，不过今天有一种新的感觉和体味，过去魏峰常来，是因为他和毕霞是同学，同去同归，她视他们为孩子，再说，这仙丹女儿从来没向妈表过心思，从今天毕霞的表现，她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孩子们大了，是想亲事的时候



候了。

不想孩子们的事还罢了，一想这事她又犯愁。她家富农成分，不要说儿子找对象难，就连女儿嫁人也难，“哎！我女儿要是爱上眼前这位英俊少年，人家不嫌她是富农子女受连累吗？！不可能！不可能！”她把那募然而生的遐想一古脑推翻了否定了，愁云又罩上了心头，她沉闷地继续忙碌着。

毕霞把魏峰让进屋，魏峰环视毕霞的卧室，比以前整洁美观了许多，毕业前要他写的几幅毛主席语录，端端正正贴在炕上方墙上毛主席像两边：对面墙上贴着四幅毛主席诗词屏，桌子上的墙上是她画的一张半张纸大的水彩画——《咏梅》；两旁挂着两个不太大的相框，嵌满了同学们的毕业像及他们班的毕业合影；门后墙上反挂着一个长方形的小镜子，嵌着她的自放像。床上叠放着一床红底金花缎被子，罩一块白纱巾。

魏峰低声咕哝着：“变了！”

“你说什么？”尽管那声音低得近乎耳语，还是震动了毕霞敏感的耳鼓膜。

“我说这房间变了，像个久留之地。”魏峰笑着说。

“唉！过去上学，回来只住一晚两晚，像歇店一样，谁还有心思拾掇，如今‘恋鸟归旧林’了，不走了，不拾掇得像个样子，不怕人笑话吗？”她说着，笑望魏峰，见他还在那儿专注地端详着，说，“可别笑话人哦！”

“嘿嘿嘿，”魏峰反倒不由自主地笑起来，“我啥时笑话过你。”

毕霞抬头去看魏峰，正碰上魏峰投过来的灼灼目光，就在这一瞬间，他们的心头都迅速涌进一股暖流。毕霞涨红了脸，把头低下使劲地擦茶壶儿；魏峰也意外地感到尴尬。他从来不把爱情之事放在心上，也许他出于一种对她的高度信任，自认为：他们从小青梅竹马，彼此了解，情投意合，毕霞除了爱他再不会有第二个人了。因此，他早把她当作自己家未来一口人对待。尽管还没有通过奶奶，父母。在学习和生活中他考虑问题总是毕霞占一半，比如：买金星笔，读书夹之类总是双数，一买回来，就兴高采烈地拿到毕霞面前让她挑，他自己有什么也一定要毕霞有；在政治方面也一样，他先一步入了团，也千方百计帮助毕霞入了团。

毕霞是个温柔多情的女子，对于魏峰对她的关怀和爱护，她早有女性特有的敏感，她想的正是魏峰所希望的，虽没有告知父母，但她个人早已武断地、默默地把自己交给了他。第六感觉告诉她：跟随他最放心。在学校，朝跟暮随，形影不离，倒不觉得怎么，毕业了，各在各队各家，虽只一河之隔，几天不见，便觉分外形孤影单。她知道魏峰曾不肯表白爱情之事，她一个女孩子怎好先开口呢。同时，她也羞涩地，固执地不肯把心思告诉母亲。她只是在心里默默地爱着他，等待着，等待着，看他怎么办吧！

龙井茶泡了一会儿，已是色美味香，魏峰轻轻呷了一口，抬头问毕霞：“霞，最近作画了吗？”

“只做了两幅，”毕霞说，“妈的事真多，洗衣服呀，学织布呀，担水、磨面、烧